質孔說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質孔說

周夢顏輯

本館據琳琅祕室
叢書本排印初編
各叢書僅有此本

周安士先生傳

安士周先生諱夢顏。懷西其別號也。憶聖祖仁皇帝建極之三十五年。余奉命莅崑。崑風土清嘉。民多和樂。公餘之暇。採訪人物。有宿儒周諱胡晉者。敦倫篤學。立品端方。余以應鄉飲大典。士論折服。卽先生之尊人也。先生幼聰穎。諸子、百家、莫不淹貫。爲文有蘇潮韓海之風。爲人端毅正直。不苟言笑。絕無恃才傲物氣概。蓋淵源有自也。制義凡有關性理學問佳句。輒識不忘。咸歎爲茂叔再生。心儀孔、孟。胷羅經濟。雖試輒高等。而屢躓場屋。大志未伸。年十二。母屈太孺人去世。哀慟如成人。後事繼母王太孺人。始終無違禮。丁丑、戊寅間。父母相繼無祿。哀毀瘠立。喪葬中禮。前輩咸稱其孝。好施與。凡有顚連無告者。有所請。恆不惜典貸以給其求。嘗自歎曰。士生斯世。凡可以甦民困者。力除一二。方不虛生於高厚。吾蘇、松所大困者。明祖浮糧耳。三百餘年。呼籲末由。切切焉、以卑賤自傷。己卯歲。恭遇聖祖南巡。慨然有爲民請命之思。繕寫浮糧民本。趨赴維揚。啓奏于九龍橋黃篷下。聖祖霽顏受之。發左右諸大臣披閱。翼日。運青張制臺以本恭呈御覽。薄暮發該督憲查。又閱二日。張制臺適命他往。事竟寢。既而督憲撫循江左。恆以不得浮糧考據爲恨。先生於是考書史。歷暑寒。將歷朝徵收蘇、松、糧額。集成一書。謀付剞劂。周詳愼重。凡三易板。每遇親友入都。裝潢郵寄。務欲滿漢大臣洞悉民瘼也。庚寅。儀封張大中丞諱伯行撫吳。聞先生名。延之幕。先生備陳地方利弊。如開河、築岸、漕規、義冢、諸務。指畫得失。不遺餘力。中丞夜半前席。相見恨晚。設榻于寄生庵。校正理學諸書。朝夕相見。不拘衙署體。非先生至誠動之。曷克如是。雍正三年。忽奉綸音。豁免

蘇、松、浮糧四十五萬餘兩。先生北向稽首曰。草野書生。得遂志矣。一生制作極富。如裕民錄、崑新水利書、經書字學、能文要訣、虛字圖說、先正文程。悉可津梁後學、利濟斯民之業。假使先生抱此經濟才、得伸厥志。安在不爲聖世皋、夔、耶。乃寢疾三日而逝。年八十有四。子二。長祖樹。早世。次植。譽噪藝林。卜爲遠到器。一日。丐余爲文以敍其尊人行誼。余罷官滯蘇。知先生行誼甚悉。且余舊史臣也。敢靳一言以傳之。辛未庶常、知崑山縣事、金潮撰。

清故例贈文林郎庠生安士周公傳 載崑山縣志

周夢顏字安士、號懷西。嘉邑庠生。鄉飲賓胡晉子。年十二。喪母。哀毀如成人。孝事繼母。能得其歡。夢顏自少康濟爲懷。遊庠後。橫肆經史。務爲有用之學。不屑屑作章句儒。每念三吳苦浮賦。民生日以敝。而自傷卑賤。呼籲末由。己卯。聖祖南巡。遂偕同志陸淳風等。具疏匍匐赴行在。啓奏于維揚九龍橋黃篷下。是時。呈御覽者。制軍張鵬翮也。越日。命下。發該督憲查。而鵬翮適奉命他往。事遂寢。夢顏於是復廣搜博採。輯成財賦考一書。郵寄長安百十本。冀達宸聰。迺雍正三年。恩綸下逮。蠲免蘇、松、浮糧四十萬餘。白叟黃童。歡聲動地。夢顏北面九頓。感激涕零。謂蔀屋書生。自今死骨不腐矣。張伯行、陳鵬年、澄吳時。諮詢地方利弊。必及夢顏。知其講求有素也。卒。年八十四。所著有蘇松財賦考圖說、崑新水利圖說、質孔說、自怡軒雜文、陰騭文廣義、萬善先資、慾海回狂、等行世。子二。長祖樹。先卒。次植。乾隆乙丑進士、福建永春州德化縣知縣。

告聖廟文

玉峯後學小子周夢顏。盥手焚香。敢昭告于大成門內至聖先師孔子座下。恭惟至聖先師。道冠古今。德配天地。建百王之極。俎豆千秋。作萬世之師。儀型四表。固已網羅前代。莫罄高深。陶鑄後賢。難爲贊頌矣。夢顏下里庸材。窮陬末學。雖復誦讀詩書。不獲仰窺堂奧。但念束髮受書以來。即佩服聖訓。研究斯文。日誦心維。反覆潛玩。積有年月。故于聖賢學問、辭氣。依稀窺見一斑。不得以似是而非之語。顚倒耄年之心目。今國家設科取士。尊尚四子之書。傳註悉宗朱子。文治光華。於斯爲盛。從此攻舉業者。旦暮研求。唯恐不合朱註。有礙場屋。若註無明文。縱有至精至當之解。不敢發明。有發明者。即指爲離經畔道。擯斥有司。在功令、原不爲一先儒、而欲障天下之口。在天下、各因一先儒、而自障其口矣。夫前人有書而不敢發明。則其所發明者。無非紙上之陳言。後人有口而不敢吐露。則其所吐露者。何異兒童之勦說。自此以往。士林皆以順爲正矣。小子志切闡揚。不求榮利。道以孔、顏、爲法。學以忠恕爲宗。讀孟子、必折衷于論語。讀小註、必考證於白文。但求其至精至當。不囿於習見習聞。竊恐立念迂疏。有乖時俗。用是預爲布告。不敢私竊。伏念先師夫子。爲能牢籠一世。俯毓羣英。自顏、曾以迄來學。罔不羅入宮牆。一體陶淑。小子與先儒出世雖有後先。同學原無彼此。況道之所在。本原互爲商搉。所以古人著書。必曰以俟後之君子。其心甚望後人轉勝前人。非欲其一代不如一代也。則居先儒後。爲之拾其遺而補其闕。先儒未必不首肯於九京

也。爰將四書中未發之精蘊。討論搜羅。以備參考。而又錄出其假托語言、有乖王化、有倍綱常者。指出數條。共分二卷。名爲質孔說。盥手焚香。百拜上達。仰冀先師夫子在天之靈。默爲昭鑒。儻其有裨學校。伏望賜以流通。設或無當聖心。唯願宥其狂瞽。小子不勝惶恐待罪之至。

計呈。

上卷儒門宗旨。

下卷讀書管見。

質孔說目次

卷上　儒門宗旨

讀書當知宗旨

學者當以忠恕入門

忠恕是捷徑法

知行處皆有一貫

恕能該忠

忠恕當具訓蒙士

學庸所論忠恕

論語大半說無我

無我是儒術大本領

子絕四中重在無我

眞我之中原無我

孔門專務爲己

聖道須得門而入

忠恕本孔子之言

忠恕之道無行不與

子貢尋出簡要法

恕字尤易入門

忠恕能變化氣質

忠恕源頭在於無我

聖人無我志量

無我之學於今難講

無我之中有眞我

讀書宜思法戒

患盜喻

學者須識異端二字
夫子尙有未盡之言
心齋坐忘
眞心亘古不滅
卷下　讀書管見
結繩而治
誤解檀弓出母字
莊子筆誤
聖人不敢使弟子爲君
執鞭之士
博學而無所成名
割不正不食
弟子名次書法
片言折獄
論語當先看志學章
士子當學聖人志願
本天本心說
學者當識得心字
孔子未嘗刪詩書
辨三斬板而已句
孔子不忍比親於獸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
夫子罕言仁
寢衣長一身有半
章次倒置
浴乎沂
原壤非老氏之流
當以無言章作最後讀

大學三綱領
格物格字
聽訟章
大學當看幾處好惡
中和位育卽理卽事
聖人天地不能盡道
君子之道四
誠者自成成字
仲尼至聖至誠
萬章欲以不見諸侯推尊孟子
管仲是王佐之才
許行不足與辨
寓兵于農
樂正子從子敖二章
陳仲子
物有本末節
當詳玩曾子釋淇澳節
補格物致知章
天命之謂性註
讀中庸要看幾箇至字
莫載莫破
鬼神章
道並行而不相悖
孟子志在用齊
周七八月夏五六月
沈同問伐燕
什一而稅古今不同
孟子弔滕心事
齊人滌洧
三自反章

班爵祿之制
仁義不可獨言在內
血氣便是小體
斄服桀服
擴充之說最宜詳味
封建非久安之道
仁義幷無內外之可言
更有大小之別
伊尹放太甲
儒門不可無諍士

質孔說卷之上

崑山後學周夢顏謹輯

儒門宗旨

讀書當知宗旨

從古聖賢。當以孔子爲宗。孔子所言。當以論語爲宗。論語五百章。當以一貫爲宗。人將五百章分讀。故但知參乎章重一貫。余將五百章合讀。乃知全書皆重一貫也。孔、顏、心相契合。不待明言。其聞言卽悟者。不過曾子。反覆開示者。不過子貢。曾子獨能隨事精察。身體力行。灼見其中根底。所以夫子說來。直下承當。門人聞來。隨口指點。將一貫二字。易以忠恕。使人易於法守。可謂開捷徑之門矣。

聖道須得門而入

唯入門也。乃可升堂。唯升堂也。乃可入室。則入門爲至要矣。何謂門。忠恕是也。何謂堂。一貫是也。何謂室。卽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也。夫呼參而詔一貫。卽明示以堂矣。曾子告門人以忠恕。亦明示以門矣。示以堂而參卽唯。曾子不負夫子矣。示以忠恕而無人從事於忠恕。後人不幾負曾子乎。忠恕之說。似乎庸近。卻不知卽此便是下學上達工夫。卽此便是希聖希賢道理。但當隨事精察、而力行之耳。

學者當以忠恕入門

仲尼之道高遠難及。曾子指出忠恕二字。可以顯然入手。蓋忠是盡其在我。恕是推以及人。忠是體。恕是用。二者交相資助。日間一處事、一接物。其中必有忠恕之理。用以齊家則家齊。用以治國則國治。用以平天下則天下平。庶民去之。去此忠恕也。君子存之。存此忠恕也。隱居求志。求此忠恕也。行義達道。達此忠恕也。考諸三王而不謬。忠恕可以繼往。百世可俟。聖人而不惑。忠恕可以開來。放之彌六合。收之忠恕藏一心。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未有不本乎此者也。

忠恕本孔子之言

夫子以一貫爲吾道。曾子以忠恕爲夫子之道。乃知忠恕二字、非曾子獨闢也。忠恕違道不遠。夫子固已先言之也。但一貫言其究竟。忠恕指其入手耳。學者須從入手處研究。造次顛沛。無或間斷。使此理參前倚衡。方到一以貫之地位。

忠恕是捷徑法

先儒語錄。充棟汗牛。撮其大要。亦止數端。或言工夫在主敬。或言入手須愼獨。或言當以尊德性爲宗。或言當以道問學爲要。或以格物爲大綱。而羣言籍籍。或以良知爲宗旨。而議論紛紛。雖殊途同轍。猶萬水無不朝東。師授弟傳。似羣星悉拱北。然以曾子言之。猶似旁門曲徑。尙難入室升堂。何如忠恕二字之親承聖訓。尤爲正大光明、直截了當乎。

忠恕之道無行不與

夫子自明無隱而曰吾無行而不與乃知夫子一言一動無非一貫之理即無非忠恕之理卻不明明道破只是引而不發使學者深思而自得蓋從心中悟出者方是自己心中之一貫從耳內聞得者猶是夫子口中之一貫試看論語中幾處之字皆有無窮意味如知及之仁能守之生而知之學而知之知之好之樂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等每一之字即有一之字道理想到著實處即是忠恕想到會通處便是一貫

知行處皆有一貫

正欲與天下學人共明一貫隨手指一句書能道出忠恕之理便是一貫知處於視聽言動時步步實踐此理便是一貫行處

子貢尋出簡要法

多學而識章夫子既告以一貫矣然其下手工夫終不輕言使其再去研求憤悱而後啓發所以子貢想出簡要之法即問一言可行終身夫子便以恕字告之而又教以入手之方直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然後子貢恍然會悟回想曾子之言若合符契故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向使早與說明後來安得有此領會譬之雞在殼中只愁雞之不活不愁殼之不破若盡其堅厚助以人力其雞必不能長人之學力亦復如是

忽能該忠

子貢問終身可行。夫子但示以恕。而不及忠者。以子貢所問。不過一言耳。然雖止一言。而忠已在其中。以無忠做不出恕也。此曾子論治國。亦但曰、所藏乎身不恕。而不及忠也。范忠宣公云。生平所學。惟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立朝事君。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固知古來聖賢豪傑、誠有先得我心者矣。

恕字尤易入門

忠恕二字。固是入道之門。然恕字較實。初學當從實處下手。一面從平實處循分做去。耐煩小心。勿忘勿助。則忠已行乎其間。夫子教子貢以強恕求仁。必曰、能近取譬者。體帖人情之謂也。體帖父母之心、則孝。體帖兄弟之心、則友。體帖卑幼之情、則慈。體帖於邦家、則邦家無怨。體帖於黎庶、則黎庶沾恩。中庸論盡性。至於贊化育、參天地。可謂極至誠之能事。然其發端。不過謂忠恕違道不遠。少年讀書。即當以此講明。一有入頭。便成大器。

忠恕當具訓蒙士

弟子入則孝節。分明一部小學。童子初讀書。便當照此幾句。就其所已知。就其所當行。循循化導。忠恕已在其中。蓋孝弟有孝弟之忠恕。謹信有謹信之忠恕。愛衆、親仁、有愛衆親仁之忠恕。使於日用常行中、步步蹈著矩矱。自少至老。必有可觀。所謂具訓於蒙士也。

忠恕能變化氣質

忠恕到純熟處。自然舉動沖和、慈祥愷惻。觀曾子詔孟敬子動容貌三語、幷三箇斯字。知得力於忠恕者、深矣。學者讀書到此。須將暴慢鄙倍等、痛自內省。淘汰入微。則動容周旋、罔不中禮。終身無疾言遽色矣。

學庸所論忠恕

大學平天下章。首言絜矩。便是忠恕之道。中庸論忠恕違道不遠。下便接子臣弟友、切實功夫。以作忠恕榜樣。可識指歸矣。

忠恕源頭在於無我

要尋忠恕源頭。只在無我二字。推到忠恕究竟。亦不過無我二字。人若但知有我。則一切榮身肥家之想。縈結於中。如何盡得在己。如何推得在人。聖賢忠恕之道。一步行不去矣。

論語大半說無我

博施濟衆、欲立欲達、以及老安、友信、少懷。是顯而易見之無我。卽克己復禮、敬恕訒言、忠信篤敬等。亦莫非無我工夫。蓋我者私己也。求仁乃去私之事。到安仁境界。便是忘私。忘私則無我矣。如此看來。方知夫子所以教人者。雖未明言無我。卻句句是說無我。至工夫純熟。參前倚衡。方悟一貫之說。

聖人無我志量

昔者。孔子爲蜡賓。事畢出遊。喟然興歎。謂子游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

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又曰。大道之行也。某未之逮也。而有志焉。觀此。則知夫子與歎、無非想望大公無我境界。迨至外戶不閉。而無我之效見矣。故曰。人人不見有我。大治之道也。人人但見有我。大亂之道也。

無我是儒術大本領

學者以義利爲分途。以君子小人爲究竟。然其源頭。只在有我無我。苟其有我。則事事著私。由是而懷土懷惠。比而不周。周而不和。驕而不泰。長戚戚以至下達。凡寡廉鮮恥、犯上作亂之事。靡所不爲。苟其無我。則念念是公。由是而懷德懷刑。周而不比。和而不同。泰而不驕。坦蕩蕩以至上達。凡老安、友信、少懷之願。時刻不忘。直如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而後已。無我本領。不亦大乎。

無我之學於今難講

人心道心者。卽有我無我之心也。有我便是人心。無我卽是道心。但有我之事。人所樂聞。無我之理。人所厭聞。孔子之時。已難見此境界。所以發有志未逮之歎。迨夷子愛無差等之言一出。孟子一本二本之言一辨。後儒遂執之以爲定論。而無我之根遂斷矣。獨不思鄰子、兄子之言。孟子但與夷子論情。不與夷子論道。若言大道之行。則固孔子所謂、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者也。安得有鄰子兄子也。使我執鄰子兄子之見。鄰亦執鄰子兄子之見。是率天下之人而皆有一我也。是故充孔子之言。則如天無私覆、地無私

載、日月無私照。若充孟子之言。則愛其兄子、又不如自愛其子矣。故孔子一念可擴充。而孟子一念不可擴充也。論無我之說者。當以孔子之言爲正。

子絕四中重在無我

意、必、固、我之念。夫子固已銷盡。但四者之中。尤以無我爲主。蓋意、必、與固。皆因我而生。我是樹根。意、必、固、是枝葉。我字之根既斷。則一應俱斷。學到無我境界。便有海闊天空、登泰山而小天下氣象。今人一說到此。以爲近於佛學。必要撇去此種境界。尋出一種迂腐淺陋話頭。卽此便是黨同伐異之私。便是意必固我之見。譬之江上淸風、山間明月。本是公共之物。因其偶在鄰家見過。必欲俺其耳目。不聞不見。以爲此鄰家景象。非我家所有。不亦惑乎。

無我之中有眞我

聖學中無我。不是漫無主張。惟於人心道心之界。認得眞確。使道心常爲之主。而人心聽命。所謂先立乎其大者。使小者不能奪。則無我之中。便有眞我存焉。譬之國有君、家有主。君主當權。出以公正。雖有酬酢萬變之紛。絕無進退予奪之擾矣。

眞我之中原無我

既以道心爲主。使人心聽命。則內而理欲關頭。外而死生患難。屹然自主。不可搖奪。似乎其中有一眞我矣。然卻是至虛至靈、湛然寂然、太虛無我。雖然盡其所當爲。卻是行其所無事。譬如大圓鏡中。物來自現。

物去便無。君子處事亦然。卽義之與比。原來無適無莫。

讀書宜思法戒

古人著書立說。垂諸簡編。皆是後人榜樣。故曰。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省。又曰。擇其善者而從。其不善者而改。所以屬望來學者、切矣。後人讀書。句句要想到自己身上。當法者法。當戒者戒。方不辜負聖賢。不辜負自己。不辜負父母師長。若讀時不能親切。使書自書、我自我。雖終日朗吟。不過如鳥鳴樹、蟲鳴草已耳。其或稍知向上者。將一部四書反覆研究。但句句止作題目看。未嘗想到身體力行。縱拖紫腰金。終成俗漢。非宮牆人物。

孔門專務爲己

夫子千言萬語。只教人以爲己之學。故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又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又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可見爲己爲人關頭、直是君子小人分路。所以子貢方人。夫子便謂、夫我不暇。但思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不欲舍其田而芸人之草。一則曰。何有於我。再則曰。何有於我。又曰。我無能焉。又曰。是吾憂也。又曰。則吾豈敢。何等勤敏。何等謙沖。所以成其爲大聖。此種家風。吾輩定當謹守。蓋人人專於自治。則天下之學植自端。世間之邪說自熄。其爲閑先聖之道也、大矣。譬之家塾。生徒但當讀自己之書。不必糾察他人之過。若舍其課業、日呼門外之人。紛紛詰責。此乃學徒之蟊賊。初非黨塾之功臣。今之學者。習文藝外。唯有賭博樗蒲、談論閨闥。甚至武斷鄉曲、把持官府、靡惡不爲。則是孔、顏家法。全

然不守。而論至學術。則曰。我欲排斥佛、老。以崇儒學。除此之外。一無所長。竊思天下之屠夫、竊賊。以及充軍叛逆之徒。若教以修齋禮誦。無不拂然罵詈。則皆排斥佛老者也。豈曰此輩皆聖人之徒乎。

患盜喻

有一富人。懼穿窬入室。令子弟拒戶堅守。日則舍其耕讀。從事角力演武。夜則擊柝鳴金。佐以賭博飲酒。如是數年。家貲盡廢。子弟蠢然無知。惟以飲博爲事。究竟此地無盜。儒者之欲闢異端。亦復如是。今世本無楊、墨。而故爲排斥之套語。以自文其固陋。使一世之心思才力。盡消磨於意、必、固、我、黨同伐異之中。此眞儒門之奇禍。所謂甚于洪水猛獸之災者也。

學者須識異端二字

昔有試官課諸生於試院。日未午。誡諸生曰。爾等作文。不得犯著御諱。俄而士子各相問曰。尊卷可犯某字乎。此御諱也。不可犯也。又呼年少者告之曰。文中切莫用某字。以御諱之故。於是展轉相囑。而是日通場之人。口中無一不犯御諱矣。有人舌上生瘡。傅以貴藥。伊妻恐其津生于舌。流去此藥。因戒曰。切莫想著酸梅。豈知其人意中、本不想著酸梅。因此一囑。酸梅之念忽動。舌上之藥。盡行浮去。世固有欲除害而害愈滋者。今之學者。動云闢異端。卻不知異端二字如何解。孟子以惻隱爲仁之端。羞惡爲義之端。四端在我。猶如四體。則知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便爲異端。異端正在吾輩日用常行中。孔子所謂異端。並非楊、墨。以其時尚無楊、墨耳。學者苟能刻刻自反。若曾子之日必三省、君子之三戒、九思。其爲闢異端也、大矣。

譬之治病。當治自己之病。譬之芸田。當芸自己之田。今之學者。口餐儒門之食。頭戴儒者之冠。不知自己之三達德、五達道、爲何物。但將和尚、道士、詆毀一番。便高視闊步。以爲吾是儒教中人、是留心道學者。假令世間不生和尚、道士。不知更將何辭以資談柄耶。夫無病而服去病之藥。其病必甚。無楊墨而托言闢楊墨。不反受楊墨之害乎。

士子當學聖人志願

忠恕到極處。便是老安、少懷地位。爲己到極處。亦是老安、少懷地位。余幼時。聞夫子志願如此其大。竊謂如天地之化工。非吾輩所能及。閱數年。思之。以爲吾輩亦可勉強。又閱數年。思之。以爲此願固當爾爾。人之處心積慮。苟不如此。便是自私自利之徒。何以成其爲君子。但愧不能打成一片耳。于是視聽言動之間。時存濟人利物之想。與父言慈。與子言孝。見人之得。如己之得。見人之失。如己之失。身歷街衢。願在在家盈戶給。行於阡陌。願年年雨潤風調。如是者有年。覺舉念便能如是。然而操之則存。舍之則否。求造次顛沛之中。夢想幽獨之際。悉亦如是。卻所未能。因此大自慚而大自戢。

夫子尚有未盡之言

老安、友信、少懷。夫子隨口舉以荅子路。初非限定三項。蓋極天地之大、古今之遙、人物庶類之繁。何一不在聖人志願中。故一言老者。則凡長乎我者可知。一言朋友。則凡同乎我者可知。一言幼者。則凡幼乎我者可知。極之博施濟衆、鳥獸魚鼈咸若。猶未足以盡我之願。方是聖人地位。彼拘拘焉、切指三項。猶是矮

人觀場耳。

本天本心說

心爲一身之主宰。故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若不知心之著落。亦不知身之著落矣。蓋心爲至虛至靈之物。操存舍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大舜分出人心、道心。指出執中之理。遂開千古道統之宗。孔子謂從心所欲。顏子其心三月不違。孟子謂、求其放心、仁義禮智根於心。極世間經天緯地之事。皆本於心。人而無心。何以爲人。董子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者。不過依稀近似話頭。並非孔、顏、眞實道理。世俗見佛書有一切惟心之說。遂謂吾儒本天、釋氏本心。極言心學二字之謬。可謂自忘其至寶、幷失其家傳矣。

心齋坐忘

濂溪周先生最服膺顏夫子。其爲學也。得力心齋坐忘四字。晚年工夫既到。二程不能窺其邊際。故靜而攝心。則如青天白日。動而對客。便如霽月光風。每教及門尋孔、顏樂處。又教其看喜、怒、哀、樂、未發時景象。可謂親切示人矣。濂溪殆得顏夫子之眞傳乎。○程子問鮮于侁曰。顏子不改其樂。所樂何事。對曰。樂道。程子曰。使顏子而樂道。不爲顏子矣。

學者當識得心字

至虛至靈、酬酢萬變、歷劫不壞者。妙明眞心也。本諸父母、藏於七葉肺內、死後腐爛者。肉團心也。出世聖人。與入世聖人。其所講究。皆妙明心。非肉團心。昔有一友。聞二種心之說。大生誹議。余問之曰。堯、舜、桀、紂。

其心同乎。其人曰。堯、舜、帥天下以仁者也。桀、紂、帥天下以暴者也。其心正相反也。余曰。假令堯、舜、桀、紂、皆患心痛。請良醫治之。用藥亦相反乎。客曰。病同藥同。何容分別。余曰。據子所言。已有二種心矣。而後其人方爲屈服。所可疑者。現在昭昭靈靈、能言能動之物。又非二種。又非非二種。此處當研之又研。眞實見得。方有領會。

眞心亘古不滅

有人大疑眞心不滅之說。余曉之曰。心若果滅。則此刻一死。此刻卽滅。以後更無復生之理。心若不滅。以後永不復滅。天地雖壞。此心不壞。所以孔子以曾參畀王沂公之父。而帝君有一十七世爲士大夫之說也。夫既可以一十七世。卽可以百千萬世。卽可以百千萬劫。非亘古長存之證乎。而不知者又誤看作浩然之氣。謂忠孝節烈之人。靈爽千古不磨。大謬大謬。蓋忠孝節烈。雖係正氣。然大半以血性用事。往往參以憤恨之心。上焉者。化爲正神。受享血食。彼此靈爽尙不能百年千年。安望天長地久。說到眞心。尙未夢見。○或曰。眞心如果不滅。孔子何以不言。荅曰。安見不言。或言之而失傳耳。且如三備卜經。孔子之書也。其第二卷、極言生死之事。安有不言及於心者。又況精氣爲物、游魂爲變。大易已微露其端乎。

質孔說卷之下

讀書管見

結繩而治

易謂上古結繩而治。後聖易之以書契。所謂結者。乃言語相結之結。所謂繩者。乃繩愆糾繆之繩。如漢高約法三章之類。則結繩二字。何等古雅。後人誤爲繩索之繩、紐結之結。謂大事輓一大結。小事輓一小結。豈不可笑。況帝王一日二日萬幾。若積之旬月。繩結如山。對之惟有悶悶耳。如何可以爲治。乃數千年來。學者皆昏昏看過。未經思索。竊所未解。

孔子未嘗刪詩書

刪詩書之說。乃後儒尊崇孔子之語。而實未嘗有其事也。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又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歷觀史書所載。孔子口中止言三百。並無古詩三千、削存三百之事。至逸詩幾篇。如翹翹車乘、招我以弓等。孔子未生以前即逸。豈是孔子刪削。況春秋時、列國名卿賦詩贈荅者甚多。其所稱引。皆在三百篇內。豈懸知孔子欲刪。而先擇決不刪者稱引耶。鄭、衞之俗。雖有淫風。然亦素多君子。豈無醇雅篇什。孔子何乃止存穢媟之語、以垂戒耶。至於書者。乃古史臣之筆。皆紀治亂興亡之事。其間。不當有去取。孔子

如何可刪。卽如春秋不過一國之史。孔子於夏五、郭公、等猶且不敢輕削。豈歷代帝王典籍、而反任意爲去留哉。甚矣世儒沿襲之誤也。

誤解檀弓出母字

世傳孔氏三代出妻。此誤解檀弓之故也。孔子爲大聖人。刑于之化。未必遜於文王。縱配偶不及后妃。何至遂遭斥逐。儻其過小而出。家法未免太苛。若其過大而出。孔氏何其不幸。況夫子爲萬世師表。夫人乃以失德而被出。已足頹其家聲。況以夫人之媳亦被出。媳之媳又被出。成何體面。一日將檀弓細玩讀至不爲伋也妻、是不爲白也母。不覺恍然曰。不爲子思之妻。當是爲子思之妾耳。然則所謂出母者。並非斥逐之母。乃所自出之母。猶言生母也。不喪出母者。生母不服三年之喪也。蓋子思亦係庶出。伯魚曾教其服生母三年之喪。子思不敢言其過禮。故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也。自此以後。孔氏家法。生母皆從降服。不敢亦服三年之喪。故曰。孔氏不喪出母。自子思始。檀弓以出字代生字。可謂秀雅不羣矣。後儒自己不識字。奈何使萬世宗仰之夫人、浪被惡名乎。

今一日而三斬板而已。句　封。句　尙行夫子之志乎哉。

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于子夏氏。子夏詳告之。只因此時夫子尙未入土。故告之曰。今一日之內、不過斬削其三層築板而已。至於築高墳墓。大約要從若斧之形。細玩文義。當以而已二字讀住。封字另爲一句。連下讀之。則而已二字、及乎哉二字。乃一呼一應之文。其妙方見。若依俗解。將已封二字連讀。則孔

子已經葬過。其人業已目擊。何用絮絮叨叨、說此一番閒語。讀者不知句讀。其弊往往如此。

莊子筆誤

莊子有老聃死一段文。乃當時傳寫之誤。數年前。晉心則先生謂予曰。余於夢中見神。告曰。莊子上、老聃死、秦失弔之。此前人筆誤。原本乃是秦失死、老聃弔之。宜速爲改正。余如其言改之。始豁然心目。蓋老子係往古聖哲。孔子見之。尙有猶龍之歎。秦失何人。乃其弔也。不過三號而出。且云。始也。吾以爲其人也。而今忽有非也之誚耶。若云。老子弔秦失。則其言順矣。況老子是時壽已數百歲。誰復有人年齒更高。而謂、老者哭之、如哭其子耶。宜其見夢後人。而示以速改也。

孔子不忍比親于獸

禮曰。儗人必於其倫。所謂倫者。蓋指人類。非指異類也。若以異類比人。失言殊甚。況敢比父母乎。況又出諸大聖之口乎。孔子荅子游問孝。謂至于犬馬。皆能有養。註謂犬馬待人而食。亦若養然。養親不敬。與養犬馬何異。是以父母之尊、比於家獸之賤矣。天下有爲弟者以孝問師。爲師者比其親於獸類乎。此固仁人孝子所痛哭流涕而不忍讀者也。昔有孝子。讀至犬馬待人而食兩句。不覺放聲大哭。夫亦可以深長思矣。蓋犬馬指賤隸言。夫子本以比人子。不比父母。古來職司賤隸者。皆稱犬馬。如太史公自稱牛馬走。晉、魏時、小吏自稱走狗是也。古人職司其事。往往卽以命名。如造兵者、名爲殳斯。掌獸者、名朱虎熊羆。醫瘡瘢者、名爲癱疽。然則畜犬馬者、不可卽稱之爲犬馬乎。夫之子意。本謂如以能養爲孝。卽今犬馬賤隸。

彼於晨昏叩水。亦未嘗闕。獨惜以不知有敬耳。若能養而不敬。何以別於犬馬賤隸乎。如此。方是大聖人和平之語。奈何以煌煌聖訓、被萬口誤傳乎。

聖人不敢使弟子爲君

夫子謂雍也。可使南面。南面者。臨民之位也。庶司百職。無不南面。非必定是人君。夫子使雍。猶使漆雕開仕。若因其有人君之度。欲使之爲君。試問冉周天子、魯定、哀、於何地。以事君盡禮之聖人。而蹈語言不謹之咎。可乎。此係君父大倫。不敢不辨。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

夫子之道。本無淺深。以學者之所見爲淺深。夫子所言性與天道。卽在文章之中。且如顏子問仁。夫子詔以非禮勿視。仲弓問仁。詔以出門如見大賓。樊遲問仁。詔以居處恭、執事敬。皆就日用常行中、示以爲仁之道。文章者。日用常行之事也。於日用常行中去其意、必、固、我。至於純一無僞。便是性與天道。非離卻見聞知覺、別有性與天道也。然則性與天道之不可得聞。非夫子不言而不聞。乃夫子言之、而仍不聞也。子貢晚年。與聞一貫之旨。方悟尋常日用之中、卽寓性命精微之奧。不到其間。不能領會。故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若謂聖門教不躐等。故將性與天道罕言之。則白文當云。夫子之性與天道。不可得聞矣。中間何以用一言字。細玩言字。則本句明明說、夫子所言之性與天道、不可得聞矣。如何又謂罕言耶。

執鞭之士

士與事古字通用。如周書洛誥、見士于周。豳風、勿士行枚。皆作事字解。則知執鞭之士、亦宜看作事字。不然執鞭、賤役也。士而懷居。不可爲士。何況執鞭。

夫子罕言仁

記者謂。夫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此不能深知夫子者也。利與命之罕言。則誠有之。若謂罕言仁。直不知仁矣。夫子於仁。固終食無違者也。一言一動。無不在仁。卽其所告及門之克復、敬恕、訒言等。亦無一不是說仁。故曰。無行不與。安得謂夫子罕言仁也。

博學而無所成名

此句。正是黨人贊孔子之大。博學者。言學無常師、無所不知也。無所成名。言民無能名、不能指其一端也。若惜其不成一藝之名。便小看孔子。不合大哉之意。

寢衣長一身有半

孔子身長十尺。多一半。卽多五尺。故註中謂其半蓋以覆足。但覆足之說。吾嘗疑之。蓋夫子性情。不喜拖帶。右袂稍長。猶短其制。足下可拖五尺耶。若謂止長一身之半。則又太短。當時止因齋戒。故須掩體。若一身之半。下體反不能掩。一日偶閱釋典。謂此世界人身長三肘半。衣長七肘。所謂一肘者。手之一跨也。然竊疑世間豈有三肘半人。當是肘字有誤耳。既而恍然曰。考亭止因誤看身字。所以有其半覆足之說。蓋所謂身者。但指軀體言。頭與股肱。自有名色。何得混指爲身。今試以手自跨胸腹。恰三肘一。外衣恰是七

肘。一身有半。其衣僅可蓋漆。服之以寢。長短適宜。不言尺寸而言肘。以各國尺有長短。用一肘字。則身長肘亦長。身短肘亦短。更無異同也。鄉黨身字。即釋典身字。人特未之熟思耳。是故識字不可不細。

割不正不食

割字有二義。一者。取其物殺之。如君親割牲。是也。二者。取其肉切之。如割肉未嘗不方。是也。古者。國君無故不殺牛。士無故不殺犬豕。無故而殺。即割不正矣。至於居喪而與燕會。小事而用大牲。皆割不正之類。則夫子不食。大有關係。所以書之魯論。若不過切而不方。似近迂腐。且肉之爲物。若烹後仍復端方。必堅而難食。況子若家居。不必如此迂瑣。若出外食。但當重主人之意。似不應責及庖人。大聖人舉動。未必然也。

章次倒置

柴也愚二章。疑是倒置。柴也四句。當在賜不受命節後。而以子曰回也節作冠。合爲一章。方有次序。

弟名次書法

論語記聖門弟子。有以齒序者。有以德序者。有以事序者。有始序以德、繼序以齒者。如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序以齒也。顏淵、季路、侍。序以德也。冉有、季路、見於孔子。序以事也。爲其主謀也。閔子侍側三段。序以德即序以齒者。有夫子一言在後也。古人下筆。如此不苟。

浴乎沂

余幼年讀浴乎沂句。心竊訝之。謂曾點雖係狂士。然觀舍瑟而作。氣象何等安閒。方將偕其儔侶。儒服儒冠。從容雅步。相與訪勝尋幽。乃偶見路傍之水。罔顧春暮天寒。忽焉釋其冠服。脫去小衣。無長無幼。翛然甸匐水中。裸形相逐。是何等情狀。吾恐自好牧童、決不至此。況一浴之後。周身必溼。若先持拂拭之具。則一番勝遊。專爲澡浴。若不預爲之備。則春服雖華。必至拖泥帶水。一風一詠。殊覺形狀難堪。一日閱古書。謂浴字乃沿字之譌。沿乎沂者。遵循沂水以及舞雩也。不覺爽然自失。

片言折獄

片者。木之瓣也。析木所成也。卽簡牘之謂。片言者。不煩稱引也。如片牋、片牘。其字甚活。若不過半言。如何折獄。況刑獄之事。性命攸關。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以舜之明決、皋陶之精審。猶有疑重疑輕之典。武王告康叔云。若獄辭之要者。必須伏膺而念五六日。或至十日。或至三月。方可定刑。豈有不待其詞之畢、而遂定之耶。昔歐陽詹亦甚疑此解。著之爲論。良然。

原壤非老氏之流

註以原壤爲老氏之流。放於禮法之外。不知老聃爲柱下史。博綜典故。最講究禮法。孔子所以就而問禮。有猶龍之歎。一則曰。吾聞諸老聃云。再則曰。吾聞諸老聃云。若以放於禮法之人。待之如此欽敬。孔子何以免比匪之傷乎。

論語當先看志學章

志學章包括夫子終身閱歷。分明一部小論語。揭一學字發其端。而一生之踐履者歸於正。揭一心字示其要。而萬世之求道者有其源。學字、矩字。分明只一學字。志字、心字。分明只一心字。志舉到從心不踰。一條直路。夫子五十餘年方走得到此。從心不踰。便是一貫。

當以無言章作最後讀

昔有一人。與余論中庸。余曰。此乃有相之中庸。尙有無相之中庸在。其人拂然。以爲君是禪學。故有此論。遂將手內中庸反擲案上。余曰。子不免爲小人矣。問何故。余曰。仲尼謂小人反中庸。今以中庸反置案上。非小人乎。其人曰。所謂反中庸者。謂其行事相反耳。豈謂手內所執之書哉。余笑曰。然則我所謂無相之中庸者。固如此也。而後其人惘然若失。豈惟中庸。論語亦然。人第知有論有語者爲論語。不知無論無語者亦論語。無論無語者乃眞論眞語。無如學者但能測夫子於語言之中。不能會夫子於語言之外。但知夫子誨人不倦之深衷。不知夫子無行不與之微旨。彼春風沂水。頭頭皆是化機。逝者如斯。處處無非妙道。此味豈可執人裾而告之乎。夫子環顧及門。見顏悟莫如子貢。雖得一貫之傳。至此。欲其竿頭更進。故將聖哲默會之淵源。前此從未吐露之消息。忽然一語道破。直曰予欲無言。子貢乍聞其語。不覺駭然。仍將平日知見質問聖人。猶夫初聞多學而識、先應之以然也。到夫子以天何言哉、直捷指點。覺一片春光、和盤託出。猶夫告之予一以貫矣。子貢到此。方知性與天道不可以語言文字中求。初非不言罕言之謂也。縱使夫子終日諄諄。所謂無言者、仍在。所謂不可得聞者、仍在也。此語可向子貢道。難與他人言也。嗟

乎。古往今來滔滔是。升堂一望幾何人。

大學三綱領

聖經三綱領。皆謂重明德句。然細玩文勢。其精神結聚。卻在止至善。譬之藥石。明新是未經法製之藥。止至善是已經法製之藥。則已經法製者、貴矣。所以次節獨接知止。曾子傳文釋明新者甚略。獨到釋止至善、則如此詳悉。乃知三綱領中、夫子與曾子皆重止至善。蓋明德是體。忠也。新民是用。恕也。若止至善。則合體用言。卽一貫也。此可謂留心忠恕者道也。

物有本末節

註以明德、新民、爲物之本末。知止、能得、爲事之終始。謂是結上兩節。然細按文勢。當是起下兩節耳。此節是冒起下文。下兩節是繳足上意。所謂物者。卽身心、意、知、家、國、天下也。事者。卽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也。物字、事字、如此配合。不惟確切不浮。且亦工力悉敵。以國與天下並言。則國爲本而天下爲末。以家、國、並言。則家爲本而國又爲末。推之身、心、意、知。亦復如是。是本末二字、有節節靈活之妙也。以治、平、對觀。則治爲始而平爲終。以齊、治、對觀。則齊爲始而治又爲終。推之格、致、誠、正。亦復如是。是終始二字、有節節靈活之妙也。本末、終始、既節節活。則先後二字、亦節節活。幷近道二字、亦節節活矣。下文六箇先字。恰頂知所先。七箇而后。恰是知所後。一冒二承。天然局勢。又況知止一節、本從止至善句申說而出。對不過三綱領。而物有本末兩句、明係勢均力敵之文。不可強爲牽合。今以明、新兩句爲物。猶說得去。若以知止一節爲事。

未免牽強。天下豈有心不妄動、可稱爲事、所處而安、可稱爲事者乎。夫事字既欠妥。則先後、近道、皆欠妥矣。夫聖賢大道。本如日月中天。有目者既可對書而讀。則有口者皆可據理而談。學者苟能息心靜氣。理會正文。則此節之或結上、或起下。必有灼然能辨之者。

格物格字

格者。至也。來也。正也。窮究也。又化也。格物格字。註訓作至字。謂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則一格字中。已兼窮究與至兩意。而其訓致字。亦解作推極。推卽是窮究。極卽是至。則格字、致字、彼此皆可通用。未免混而不切。因思格其非心、有恥且格、格則承之庸之。前人皆作化字解。格其非心者。化其非心也。有恥且格者。不惟自恥。且能自化也。格則承之庸之者。言能化惡爲善。則進而用之也。然則格物之格。似宜亦作化字解。化者。融化也。事物之理。講究未精。則耿耿於中。不能融化。窮至事物之理。則融化而不滯矣。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當使事物之理融化於中也。物格而后知至者。言事物之理、果能融化、而後吾之所知、方造其極也。

當詳玩曾子釋淇澳節

三綱領中。唯其獨重止至善。所以釋至善章。必引聖人作榜樣。如敬止、則引文王。明德之至善、則引武公。新民之至善、則合引文王、武王。皆取止至善中、能造其極之聖。嘗考。衞武公九十餘歲時。猶孜孜好學。自稱爲小子。虛心受教。是以諡爲睿聖武公。觀曾子釋切、磋、琢、磨、瑟、僩、赫、喧、八字。便可知武公學問之深細。

幷可知曾子學問之深細。假令後人註此。不過得其近似。安得有道學自修。及恂慄威儀、如此一番講解。使其中淺深次第。昭然燭照千古。大矣哉。曾夫子之造詣也。吾輩當銘心刻骨者也。

聽訟章

格物、致知。是平天下起手工夫。無訟則天下平矣。故曰。廷尉者。天下之平。曾子釋格、致。獨引此章。大有深意。況經文乃夫子之言。故釋三綱領後。亦述聖訓。用子曰二字以爲之冠。而於結處。用此謂二字還作傳之體。可謂尊師極矣。原本止有一經九傳。並無十傳。一與九皆陽數。一爲數之始。十爲數之終。一師一弟。各出其論以成始成終也。在洪範。則用戴九履一。以演治天下之大法。在大學。則用戴一履九。以論平天下之大道。細推至理。精妙難言。無情者、不得盡其辭、是無訟。大畏民志、是使民無訟。惟其平日用格致之功、極其透徹。所以能使無實之人、不得盡其虛誕之辭。此卽使民無訟根本。不句便接此謂知本。與明新之意。毫無干涉。

補格物致知章

格物、致知。乃誠意下手工夫。朱子因其失去。自撰一章補之。然細玩使無訟節。則格致一章、固未嘗闕失也。蓋使無訟節。卽是釋格致。初非釋本末。此謂知本句。重在知字。不重本字。朱子認定偶用之本字。而忘卻最重之知字。所以誤指釋格致爲釋本末也。釋格致而獨引使無訟。何也。蓋天下理道無窮。進一層。猶有高一層者。猶之聽訟而外。尙有無訟一層。所以獨引使無訟也。學者推此念以致知。自然不滯於知。而

所致者極其靈變。推此念以物格。自然不膠於物。而所格者無不會通。曾子說到此謂知本。不覺快然自得。作一複語。喚醒學者。故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猶子張問明。說過可謂明也已矣。復將浸潤、膚受、複說一過。然後推出遠字也。且曾子所釋者、不過綱領條目耳。其外固未嘗釋也。朱子既言明德爲本、新民爲末。則本末業已釋矣。何爲釋而又釋耶。若謂本末不可不釋。則終始亦不可不釋。何不更補一章釋終始耶。唯其釋過格致。所以下章專釋誠意。而用特筆以爲之冠。不若後面純用蟬聯之筆也。經文具在。何不平其心以熟思乎。

大學當看幾處好惡

誠意乃明、新、入手工夫。然其發端。卽曰。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言修、齊。曰。好而知惡。惡而知美。言治、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由誠意至平天下。總不外好惡兩端。而於絜矩。則獨言所惡。猶言忠恕者。必言不欲、勿施也。所惡、於上節分明是不欲勿施程式。絜矩如此。方完得恕字分量。幷完得忠字分量。而明、新、止至善、一以貫之矣。

天命之謂性註

以人性爲仁義。告子之邪說也。以之爲之。則性與仁、義、皆屬後起。而去聖道遠矣。考亭極闢告子之謬。而所註天命之謂性。謂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細玩以陰陽以字。卽是以人性之以。兩以字無分別。又云。以爲健順五常之德。夫健順五常。仁、義、已在其中。爲健順五常。卽是爲仁義。兩爲字亦無分別。又告子云。

生之謂性。考亭謂。飢而死。以滅其性。合觀二語。一正一反。又似水乳交融。且天卽在陰陽內。儻陰陽可以以之。則未以之先。必有無陰陽處所。又人物之理。必待天賦。則未賦之時。世間盡是無理之人物。如謂有人物、卽有此理。則萬理旣足。何勞更賦一理。且誰幸而賦以人之理。誰不幸而賦以物之理。轉輾熟思。總不脫以人性爲仁義之解。所以然者。止因考亭誤解一命字。從源頭處看差。所以跳不出告子窠臼。宋、元、以後。諸儒立說。皆宗朱子。未曾將聖賢道理自己參究一番。所以亦跳不出告子窠臼。蓋天命者。卽於穆之理。造化流行之德。寂然湛然。不假修理。故謂之性。夫子五十而知天命。知此天命也。天命二字。拆開不得。考亭以命字作命令之命。而以命之謂性連讀。則命字之中。自然露出後起形迹。生出以之爲之病根。走入告子一路。性學之不明。職是故爾。

中和位育卽理卽事

幼時。讀吾之心正四句。大生疑惑。以爲吾之心正、天地亦正。豈吾心不正、天地亦不正耶。吾之氣順、天地亦順。豈吾氣不順、天地亦不順耶。天地將隨人腳轉耶。致中於桀、紂之世。天地何以不位。致和於季冬之月。萬物何以不育。若謂獨言君、相。何以云古今聖愚、本同一性耶。於是存而不論者。十餘年。一日。偶閱釋典。見有一月三舟之喻。恍然若有觸發。一月三舟者。謂一月在天、三舟在水也。三舟者。謂一舟往東、一舟往西、一舟住而不動也。其往東者。見月亦東。往西者。見月亦西。住而不動者。見月亦住而不動。夫天上止一月耳。豈有往東、往西、住而不動之別。而就三人所見。實有三種不同。然則中和之有致有不致。則天地

萬物、亦有位有不位、有育有不育矣。天地萬物、固未嘗隨人轉也。致中於桀紂之世。天地何嘗不位。致和於季冬之月。萬物何嘗不育。如人飲水。冷煖自知。如人病疝。寒熱自受。如人賦命。貴賤自招。世間萬事皆然。何獨於位育而疑之。若謂不過論其理。未嘗實有其事。則是聖賢直以大語欺人矣。余閱厤家年神方位。乃悟事理合一之說。蓋五方之神煞。卽五行之生剋。不過理而已。然觀與造之家。誤犯凶煞。往往連喪幾人。則不獨有其理。而直有其事矣。所可異者。東家之西。卽西家之東也。南家之北。卽北家之南也。同一塊土。而此犯彼不犯者。各就其所礙也。然則同此天地、而有位有不位。非各因其致與不致乎。所以惠迪則吉。從逆則凶。作善則降祥。作惡則降殃。卽事卽理。卽理卽事。各不相礙也。東、西、南、北、不過暫立之虛名。並無一定處所。自有指東指西者、生於其中。卽有犯東犯西者、實受其累矣。此處看得眞切。方見聖賢眞實本領。中庸之理。隨處皆是矣。

讀中庸要看幾箇至字

第二章提出中庸二字。下章便說中庸其至。此第一箇至字。費隱章連說三箇及其至也。一步深一步。後遂言至誠、至聖、至德、至道。篇末復一步深一步。說出無聲無臭。仍歸到至字。一篇脈絡。當如此看。

聖人天地不能盡道

愚人共道聖人無所不知。聖人卻有所不知。共道聖人無所不能。聖人卻有所不能。共道天地必無所憾。天地卻有所憾。非薄視聖人、天地也。其量止於如此也。皮日休撰孔子廟碑。初以天地日月陪起。繼卽貶

抑天地日月謬矣。夫五官具備之謂人。德造其極之謂聖。聖人者。人類中之德造其極者也。取聖人二字。深思其義。必無過量之語。

莫載莫破

莫載、莫破。雖分大小看。然卻是一箇道理。正以其大而無外。所以其中纖毫無漏。則言其小。正以言其大也。如優優大哉節。雖言道之入於至小而無間。然所以贊其優優者。反稱其大。可以悟小莫能破之說。

君子之道四

君子之道。即五達道也。不言夫婦。非輕而略之也。以其難措筆也。蓋筆法同上三句。則不通。筆法同下一句。則語複。是故不如闕之也。左傳。鄭伯克段于鄢。謂不言出奔。難之也。亦謂難于措筆耳。坊本多誤解。

鬼神章

中庸最重誠字。獨借鬼神發端。見幽明合一之意。通章只是一箇鬼神。並無第二箇鬼神。首節虛冒起。其所以盛處。即在不見、不聞、體物不遺上見。第三節使天下之人。緊承上二節。一氣貫到末節。時解獨將承祭節作祭祀之鬼神。其餘則每節一樣。將聖賢之書。支離曲說。止因首節註內。以鬼神爲天地之功用。說到承祭。不便謂受享者、即天地之功用、洋洋如在者、亦天地之功用。是故遷就其詞耳。然欲枉屈孔子之言。曲就考亭之註。不免驅經從傳矣。

誠者自成成字

自成成字。疑是誠字。惟誠爲自己之誠。故道亦爲自己當行之道。看來直截。不惟本句之意明。通章之意亦醒。

道並行而不相悖

註謂。此節言天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辟之意。故將此句道字、看作四時日月。但細思子思意中。此節卻不是說天地。所謂道字。卻不是四時日月。蓋中庸一書。專爲發明仲尼之道。雖有三十三章。然其明言以推崇者。止有祖述堯、舜一章。乃一部中庸精神結聚處。通章以仲尼二字領起。以下一氣貫注。三節句句說仲尼。並不曾說天地。末句不過借天地以形仲尼。初非呆贊天地。猶之唯天下至誠爲能化句。不過借至誠以形其次。初非呆贊至誠也。觀後聰明、睿知、兩章。皆言至聖、至誠。其所謂小德、大德。合之仲尼。則說得去。合之天地、四時、日月。便說不去。可見第三節小德、大德、俱言仲尼。而非言天地矣。首節歷敍仲尼一生之本領。末節借言仲尼學問之極功。次節辟如。只須帶過。不必發揮。萬物並育而不相害者。言仲尼一身。既合古今上下之全。自然立之斯立、動之斯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暨鳥獸魚鼈咸若也。何相害之有。道並行而不相悖者。言仲尼一身。既合古今上下之全。自然在家爲孝子、在國爲忠臣。凡達道、達德、九經、三重之事。無不泛應曲當。何相悖之有。由是就其分著者言之。則爲小德。如鄉黨中之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者、皆是矣。就其會歸者言之。則爲大德。如夫子所云、吾道一貫、老安少懷者、皆是矣。此惟天地乃能如是。今仲尼之大。一如天地之大矣。一部中庸。惟道字足以槩之。一部中庸道字。獨此章道字足以統之。蓋別

章道字皆大槩說。此章道字專就仲尼說耳。別章所言之道。止就一事一理言。獨此章揭出並行不悖之旨。則是將全部中庸之血脈、通前徹後之義理、一以貫之矣。大哉斯言。眞一書中點睛之妙句也。奈何僅指爲四時日月乎。孟子曰。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卽並行不悖之說也。伊尹曰。善無常主。協于克一。又曰。與治同道罔不興。亦並行不悖之說也。惟並行不悖。故舉直錯往。能使枉直仁智適以相成也。惟並行不悖。故有時患難所不避。有時髮膚不敢傷。忠孝原無二致也。惟並行不悖。故唐虞之揖讓。不礙湯武之征誅。尙父之鷹揚。不礙夷齊之叩馬。可以八年三過。卽可以陋巷簞瓢。無入而不自得也。然則並行不悖之說。豈特中庸要旨。直是千古聖聖相傳之血脈。儒者所當奉爲學道之眞傳者也。

仲尼至聖至誠

仲尼小德、大德。卽至聖、至誠也。聰明睿知章。考亭原知承上小德。經綸大經章。承上大德。獨不思。兩章說至聖至誠。其言止可合之仲尼。不可合之天地四時日月。卽此可悟小德大德、帖仲尼說。至聖至誠、著仲尼講矣。

孟子志在用齊

孟子游梁時。梁國新遭喪敗。地方削弱。惠王父子又不足有爲。（孟子在梁二十七年）所以復至青齊。當時山東諸國。富強莫過於齊。孟子自謂抱此奇才、必有曠代知遇。所以初次相見。卽以保民之說傾懷告之。娓娓至一千三百餘言。後見聽之藐藐。所以讜論雖陳。無復曩時興會。然猶因事納忠。不遺餘力。而王志氣昏惰。竟

如充耳。孟子甚爲不滿。草芥寇仇之語。未必非有激而云然也。至問卿一對。不悅之意。見於詞色。已伏馬驅悠悠之兆。然熟思審處。畢竟不忍舍置青齊、更求遇合。止因前此著意在齊、非一日耳。夫好勇、好貨、好色。君德之累也。然孟子未嘗面折之。反從而獎勸之。亦不欲輕拂其情耳。至於臨財之際。尤屬介介。如季任之幣、儲子之幣、宋薛之餽。孟子無一不受。獨至富強之齊所餽、反不受。卽其居客卿時應得之祿、亦不受。斯其厚自植品、欲以結齊王之心者、深矣。又豈惟爲一身計、如此耿介。卽當公事所在。如齊國兩遭涛飢。其勸王發棠者。不過初次。後卽引嫌以謝絕。誠恐盡歡竭忠、於將來之行道有礙耳。迨留既久。始終一暴十寒。不得不思變計。故致爲臣而歸。其言歸也。非眞歸也。蓋欲激之也。誰料彼昏不知、遽爾送別哉。然猶遲遲未行。所以齊王復有中國授室之說。隱然置之閒散之地。是以不得已而宿於晝。再回三宿。而始出也。卽出晝而後用齊之心。猶然未已。故方曰浩然。隨曰雖然。睠睠於王之庶幾改也。迨至出境既久。行旌及於休地。乃曰久於齊、非我志。夫豈由衷之論哉。聊自解嘲耳。嗟乎。黃鐘毀棄。瓦釜雷鳴。讒人高張。賢士無名。尼山大聖猶空老。何況其他門下人。

萬章欲以不見諸侯推尊孟子

孟子一生。游於齊、梁、宋、薛、鄒、滕。所見諸侯多矣。究竟一無所遇。與不見同。其在梁也。二十七年。在齊又七年。三十四年中。得見梁王者。不過數次。見齊王者。不下二十次。志趣皆不相合。其言聽計從者。惟一滕世子。然而井田之法制未施。叔繡之遺封已喪。此係孟子所目擊。當時必有歎息痛恨於無如何者。迨至白

髮皤皤。訖無成就。然後言歸故里。此時何等淒涼。萬章輩尊重其師。欲令垂聲名於沒世。故仍以不見諸侯之高節。焜燿孟子於千秋。是以有荅陳代之不可枉己。荅公孫丑之不爲臣不見。荅萬章之往見不義。荅陳子之所就所去等章。此著書者不言之微意也。曾謂讀孟子者。而可不知乎。○滕世子亡時。同於黎侯失國。誰復有人追而諡之。文公之稱孟子沒後。萬章輩之私諡也。

周七八月夏五六月

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乃考亭一人之解。古來從無此說。考亭謂。周正建子。較夏正當差兩月。故謂周之七八月、卽夏之五六月。謂改年卽改月也。不知商、周、雖有建丑建子之典、而年月從未變更。不過建子卽用子月、建丑卽用丑月耳。國家大事。莫如新君卽位。太甲初立時。商書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伊尹歸政時。則又曰。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此年月不改之證也。至若四月維夏、六月徂暑、非周詩乎。若依考亭之說。則建子之年。已增出二月。從前建丑又增一月。共多三月節氣。周詩當云、正月維夏、三月徂暑矣。後來秦以十月爲歲首。不將寒暑倒行乎。蔡文定公沈。乃考亭之壻。又爲入室之徒。然力辨改年改月之謬。可謂能發後學之矇。至於孟子所謂、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恰是農隙之候。考亭又註作九月、十月。夫九月、十月。正築場納稼之秋。農夫刻無寧晷。先王偏乘此極忙之時、迫以建造橋梁。謂非不諳世務、殘民以逞乎。

管仲是王佐之才

王、伯之辨存乎心術之公私。故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管仲所爲。大半近於王道。以爲專用霸術。過矣。管仲初相桓時。尙有高國二卿。未嘗專任管仲。桓初入國。卽欲修兵。仲諫不從。二年。仲諫伐宋。公又不從。果敗于宋。公欲以勇授祿。仲諫不從。明年。仲諫伐魯。公不從。果爲魯敗。四年。公欲以兵十萬圍魯。仲諫不從。魯公乃去園五十里爲關、請盟。仲又諫。公仍不從。既而魯果劫盟。五年。公欲伐宋以救杞。仲力諫爲不可。於是始用其謀。不伐宋。而城緣陵以封杞。明年秋。狄伐邢。又用其謀。城夷儀以封邢。又明年。狄伐衞。又用其謀。城楚邱以封衞。初桓公志在用武。因仲力爭。故兵不輕試。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不其然乎。桓旣尊信仲。仲遂勸公捐地以存三亡國而四鄰睦。又勸公輕諸侯之幣、捐關市之征。遠近悅服。乃令四民各務其業。不得雜處。講尊君、親上、孝友、睦婣之務。其言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義、廉、恥。謂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其後。狄人不量力而伐之。諸侯救齊伐狄。仲以獲於狄者。盡散諸侯。使各正其君臣、父子之位。由是。齊之恩威四達於天下。故孔子曰。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甚至言、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則當時治齊功績。豈子路所能及。向使得遇湯、武。必爲伊、傅、周、召之流。向使在齊宣之世。沈同問以伐燕。必勸其韜戈息甲。決不使兩國俱敗。殺及數十萬生靈。乃曾西於子路。則以爲先子之所畏。於管仲。則艴然不悅。惟恐玷辱。曾西豈實有此言哉。後人讀孟子者多。讀三傳、古史、及牧民大匡、通鑑者少。不免習於見聞、隨聲附和耳。

沈同問伐燕

沈同以其私問。則非奉王命可知。然私問在伐燕。亦必王授之意可知。孟子不料及此。所以將可伐之故大暢其說。王聞此語。正中本懷。而伐燕之計遂決。迨五旬而舉後。孟子卽萬語千言。其肯聽乎。卒致燕人報怨。大敗齊師。向來八百年之蓄積。盡收入於燕。使居移氣、養以體之王子、僅以身免。皆因沈同一問使然也。向使孟子當日想到沈同是王臣。告以一齊之不可服八。則伐燕之計。未必不惕於此而中止也。惟其必欲沈同再問。故致後來數番血戰。使百萬生民、肝腦塗於白刃、筋骨暴於黃沙也。所可疑者。沈同問孟子時。決不自言非奉王命。若不言非奉王命。何以定其爲私。細思其故。想燕人畔後。有人歸咎孟子。故將此章反置在燕人畔之前章。首先伏以其私三字。以其私者。有心之筆也。

許行不足與辨

許行一章。敍在問井地後。以爲彼之遠來、將欲擾亂滕國、陰壞分別君子野人之法。孟子不得不與辨論。故反覆開導。滔滔寫至一千一百餘言。而後異端之徒。不敢肆其邪說。孟子大有功於名教。及至細按許行來歷。不過負販自活、一字不識之鄉農。與之言堯、舜、周、孔。彼不知爲何物。並非孟子敵手。幷不成其爲異端。縱彼日叩首於君前。勸之並耕諸侯。王決不信從。所以極其伎倆。不過騙信得一箇陳相。觸惱得一位孟夫子。安在其能亂政哉。況君子、野人、本天然兩途。固非孟子所能分。亦非許行可以壞。孟子聞此迂談。止應付之一笑。不必與之交談。譬諸穿窬小竊。一吏足以捕之。何勞興師動衆相煩。諸葛孔明謂之好辯。良信。事之有無。不必論也。

什一而稅古今不同

人知三代時皆什一而稅。不知三代時之什一、非後世之什一也。當時阡陌未開。餘地多於田畝。岸塍池沼、室廬丘墓、墝埆不起租。故名雖什一。實則四五十分中取及一分。暴秦開阡陌後。此種餘地。盡入版圖。故曰秦人收大半之賦。非謂十分中反取五六分也。後世尺土必糧。正賦而外。耗贈甚多。官長胥吏之所資。一石之糧。民間或費至二三石。若什一而稅。已民不聊生矣。西漢文、景之世。有唐代、德之朝。皆三十而稅一。豈三代時之薄斂、反不及漢唐乎。後儒未加深考。不以十分取一爲虐政。反以十分取一爲善政。使三代薄斂之風。不復行於後世。皆萬章輩大貉小貉之言誤之也。一語訛傳。萬年流毒。其斯之謂與。

寓兵于農

寓兵于農。先王之政。然宜古不宜今也。後世行之。必致大亂。人惟各專一事。則彼此俱精。業在田間。何暇披堅執銳。身居行伍。安知水耨火耕。若一身兩用。則農家耒耜錢鎛外。尙當兼備弓箭戈矛。無論力有所不及。卽使勉強爲之。必致兵不成兵、農不成農、器械不成器械、處處田地拋荒、在軍懈情誤矣。況後世人情叵測。若田野小民。授以殺人之器。教以殺人之事。則兵刑之禍。中於人心。攘奪之謀。沿爲風俗。窮鄉僻壤之中。皆有爲盜作奸之具。當其無事。惟有縱犬擎鷹、椎牛發冢。一旦有急。不致四散逋逃、相聚走險不止。若必師其遺意。止可用其法於屯田。但使爲兵者乘隙而耕。以寬小民之賦。勿使爲民者藏戈於室。以作禍亂之階。

孟子弔滕心事

孟子每見齊王。必因事納忠。告以治道。齊王從無一件大事與之商搉。獨遣其出弔於絕無關係之小國。其所偕行者。又是話不投機之人。孟子必有大不慊於懷者。然而不拒王命。卒以長往。何也。夫固爲後此行道計。以故重違其志也。蓋此章與公行子章截然兩意。公行子章、獨惡右師。此章所惡、重在齊王。意中深恨弔滕之舉。所以絕口不談其事。章內明明說。未嘗與之言行事。又云。夫旣或治之。予何言哉。則孟子之情、昭然吐露矣。註謂。孟子待小人不惡而嚴。正因不曾窺見隱曲耳。

樂正子從子敖二章

兩章止一事。據情而論。似宜合爲一章。樂正子本高弟。彼偕子敖。不過無心之失。餔啜二字。聊爲一哂。非切責也。況以孟子視子敖、或同冰炭。若旁人觀之。何關得失。陽貨之惡。十倍子敖。然夫子見之。隨問隨荅。略不介意。正所謂座中有妓、心無妓也。分作兩章。似少餘地。

濟人溱洧

子產之治鄭也。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其於橋梁制度。極有經緯。乘輿濟人。不過偶然一事。決非不設橋梁。專靠一車兩馬。此章不過欲發明爲政之大體。不是專意譏毀子產。況溱、洧、二水。考之水經。相去甚遠。濟人止可一處。今混言溱、洧。亦莫須有之事。

陳仲子

孟子七篇。兩度詆斥仲子。以爲無人道之大倫。及至按其罪狀。不過不食母之食、不居兄之室。此外並無他過。因思食母之食、居兄之室、乃世人最易之事。亦盡人樂爲之事。仲子當日、只消居兄之室、分母之羹、備員齊廷之內。便是有親戚、君臣、上下。奈何舍此易爲之事。而博此難受之名。向者猶疑其避兄離母、用情太矯。及觀兄戴待弟情形。仲子亦未可輕議。古人云。父母所愛、亦愛之。何況手足。仲子窮餓經年。偶侍親側。母氏方藉一臠之味。稍展平日百轉之腸。乃必使探喉出之而後快。豈非上傷慈母之心、下絕友于之愛乎。卽此一端。可見母之食、必不可食、兄之室、必不可居矣。然則無人道之大倫者。乃兄戴。非仲子也。仲子本具硜硜之操。又目擊如此情形。猶肯低首下心、托其宇下、以就嗟來之食乎。宜其超然高舉、自食其力也。竟以滅倫罪之。甚矣。至趙威后對使之言。亦屬附會。不足爲據。

三自反章

孟子一生議論。皆英氣蓬勃。精光射人。獨倒三自反章。句句返求諸己。火氣消除殆盡。一篇以存心作主。從仁、禮二字轉出忠字。幾幾乎有洙泗家風。此必是孟子晚年文字。細玩此章書理。益知貴戚易位、草芥寇仇、諸說之不可爲訓。

班爵祿之制

此章所謂。嘗聞其略。大意本於武成。公一位四句。卽列爵惟五也。公、侯、皆方百里三句。卽分土惟三也。公、侯、伯、子、男、各自一位。天子不在其中。蓋爵爲天子所班。豈有自班之、而自居其首者乎。嘗之試官校士。決

不自列其名於榜首、而以諸生續於其後。只因首句先說天子一位。以後算到子、男。便少一位。所以歸併兩項。而曰子、男同一位耳。此亦考校未細。故與王制不符。

封建非久安之道

封建之制。始於虞、夏。盛於成周。壞於戰國。秦廢封建法。改爲郡縣。實自私自利之心。要其杜絕紛爭。消弭禍亂。其功正復不小。戰國時。東征西討。殺傷動以萬計。丁壯斃於鋒鏑。父老困於轉輸。慈父孝子之痛悼。孤兒寡婦之哭聲。徧於天下。蒼蒼生民。下罹此荼毒者。不過始於封建之各君其國、各聚其民、可以任我爭奪也。故雖起堯、舜、周、孔於當日。亦必以封建爲不可行。而卒改爲郡縣也。賈生治安策謂。天下之勢。大抵強者先反。其說甚當。但謂、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則亦權宜之論。非久安長治之道也。

仁義不可獨言在內

告子主義外之說。公都子以行吾敬三字、指出義之在內。儒者遂以爲千古定論。謬矣。告子固一無所知。公都子亦見之未確。所以一經駁問。其說遂窮。惜乎。孟季子亦見得一邊。不能再駁耳。向使當時聞冬日夏日之說。卽以其言還駁之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果在外。非由內也。吾不知公都子更有何詞以荅之乎。所以然者。止因告子所知者、不過外面一邊。但見得義之用。公都子所知者、不過根上一邊。但說得義之體。有用無體。義從何來。有體無用。義於何施。故不執則兩說皆是。內固義也。外亦義也。執之則兩說皆非。外義固謬。內義亦謬。譬如夫婦共生一子。若心平氣和。不執我見。則夫亦可言是我所生。妻亦可

言是我所生。儻各立門戶。攘臂爭奪。以爲此我所生、非汝所生。則兩位癡人聚在一處矣。孟子初聞外義之說。急欲救正其語。不覺說出內字。所謂、從井救人、忘乎自溼其衣矣。若子思所見。則又高出數層。故其論仁、智。則曰。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後世學者。識得合外內三字。則公都子與告子、不過微分高下、彼善於此耳。

仁義幷無內外之可言

子思合外內之說。較諸義內之說。固已高出數層。然猶不得已而言之也。若孔、顏、二夫子、則幷無此語矣。何則。仁、義、不可以內外言也。蓋內外二字。必有著落。譬之門內門外。是以門爲界限也。城內城外。是以城爲界限也。惟其中間先有一物以爲之界。而後生出內外之名。天下固未有空曠無物之處、一無所指、而憑空生一內外之名者也。然則仁義之在內。試問以何者爲界限。若以身爲界限。則身以內皆五臟六腑、血肉骨筋。安得有仁義。若以心爲界限。則心無邊際。出入無時。莫知其鄉。界限當在何處。若以理爲界限。謂理所當爲者是內。理所不當爲者是外。則理之所在。卽義之所在。一義之中。不得復言內外。譬如一告子身上。不應又分內告子、外告子。如此一想。則內外二字。毫無著落。論語二十篇中。孔、顏、從不說此種無根字面。二千年來。亦無人想著此種道理。總由心不細耳。

血氣便是小體

孟子謂。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此言直截了當。可見口貪味、眼悅色、身慕輕煖、皆從其小體

也。孔子論三戒。必歸之於血氣。則知世之任其所好、血氣用事、亦從其小體之類也。

更有大小之別

大人、小人。更有捷徑分別。但觀其立心、制行、存乎斯世斯民者。大人也。止謀一身一家者。小人也。

堯服桀服

此節服字。當作事字解。卽尙書纘禹舊服服字。服堯之服。猶言事堯之事。下文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正是服堯之服處。猶中庸三重章之動字。包下言、行也。若作衣服之服。則堯所服者。乃日月星辰之十二章。曹交如何服得。儻云堯所制之法服。則衣冠服色。隨代變更。曹交生於周末。教其服千千百年前之古服。豈不怪誕。桀雖無道。其所服者。亦必天子之服。決不曰。我是無道之主。別作無道之衣冠。以傳後世。曹交何自倣其遺制而服之耶。況曹交求之於形體。孟子尙謂奚有於是。若求之衣服。幷形體之不若矣。每見作此題者。輒以象服、法服字面、支離曲說。陋甚。○按。曹之亡在魯哀公八年。交不過曹姓耳。當時。安得有曹君。註誤。

伊尹放太甲

伊尹放太甲。人皆誤解放字。若辨之不明。不惟使千古之聖哲含冤。且能令萬世之綱常倒置。蓋放字有四義。一爲放逐之放。謂驅而遠之。不令復返。此成湯放桀之放也。一爲放蕩之放。謂不拘束。侈然放縱。如放心、放誕之類、是也。若夫舒放放字。大抵謂無情之物。如花放、竹放、是也。獨放太甲放字。乃安放之放。其

中並無驅逐之義。猶之世俗收藏物件。但曰安放在某處。豈曰驅逐在某處耶。然則舜之封象有庳。是安放象於有庳。初非放逐其弟。伊尹放太甲于桐。是安放太甲于桐。亦非放逐其君。孟子謂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故謂之放。則安放之義。孟子固釋之詳矣。至於太甲。則曰。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較諸舜之待象更加恭謹。其中豈有放逐之義。世俗心麤氣浮。動云伊尹放太甲。致使有商元老。枉蒙簒逐之名。後代奸雄。致藉口伊、霍之事。豈非識字之未精乎。

擴充之說最宜詳味

孟子七篇中。其引進後學、深切著明者。莫如擴充二字。如人皆有所不忍。達之于其所忍。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皆明白曉暢。使人易於入手。此卽致曲之說。所謂因其善端發見而悉推致之也。

儒門不可無諍士

朝廷之上。貴有諍臣。家庭之內。貴有諍子。然則名教之中。豈可獨無諍士乎。宮牆無靜士。則諂諛逢迎之弊、中於學術矣。蓋世間唯兵奴於主帥、賤婢於主母。乃唯諾惟謹。不敢自參一說。若束髮受書。爲孔顏弟子。則詩書中事。乃本分中事。雖不敢放言高論。亦何妨彼此發明。悠悠天下。求其卓然自立、不屑以順爲正者。蓋亦鮮矣。

質孔說校譌

告聖廟文一頁十二行。本原誤。原作本宜。二頁一行。綱字誤。原作綱。

上卷一〇頁十一行。戢字疑有譌。

一一頁十四行。不懷誤。原作不壞。

下卷目次二頁十一行。各字誤。原作名。

一八頁一行。漆字誤。原作膝。

一八頁一一行。弟字下脫子字。

二三頁九行。不句誤。原作下句。

二四頁十五行。倢字誤。原作健。

二六頁四行。與造誤。原作興造。

二九頁四行。錯往誤。原作錯枉。

三二頁五行。夷議誤。原作夷儀。

三三頁三行。以字誤。原作移。

三六頁十行。倒字誤。原作到。

三九頁十四行。謂不下脫知字。

四〇頁五行。奸雄下誤。字衍。十行。靜字原作靜。

質孔說續校

會稽鏡吾氏董金鑑輯

上卷六頁七行。周而誤。原作同而。

九頁十三行。差字誤。原作羞。

下卷一五頁十五行。之子誤。原作子之。

二四頁一行。物格誤。原作格物。

三〇頁一行。馬驅疑。當作驅馬。

三四頁十一行。按在軍句有脫譌。今以意訂之。當作在軍情懈誤矣七字。

三九頁七行。千百誤。原作八百。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質孔說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編輯者 周夢顏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章德宣）

嚴